

辛酉伏暑

蝶花剗

暮廷自署

民國三年十二月一日再版
民國六年十一月一日三版
民國十年八月一日四版

蝶花刮

定價大洋五角

著作者 古越蔣箸超

發行者

上海麥家圖書
秀里內第一
民權出版社

印刷者

民權出版部

分售者

上海漢口路二十四號
申報館及各省申報館
各省各大書坊



蝶花刲著例

一著者向無言情之作是書就吁公草本勉強脩割終篇所謂本成人之旨而得例外之著作者也

一是書前二章情節多沿原本自三章起則顛倒殊甚間有不相脗合者非著者好爲抹塗冀以自圓結構而已

一開篇自「吳越山水」句起至「不祥哉」句止係吳君雙熱手筆開局佈勢亦與吁公原本兩歧

一書中材料如第一章仕女納涼圖四絕及第九章懷人六絕前二首皆爲吁公完作清新可誦蓋吁公亦詞壇健將也

一書中有一絕大矛盾處卽開篇以徐某爲李花之母姊而其後以徐某爲李花之表叔是也表叔據吁公原本至母姊則自雙熱竇易之鄙意揣用表叔爲是以其親誼較疎也

蝶花劫

二

一言情小說似於風化無裨而哀情豔情尤甚是書借哀情題目發揮其實不專爲
哀情而作閱第十八章自明

甲寅夏六月箸超識



刻 花 蝶

小哀
說情

蝶花劫目錄

劫 花 蝶

第一章	定情
第二章	惜別
第三章	墮奸
第四章	溝院
第五章	脫餌
第六章	賽詩
第七章	題糕
第八章	完璧
第九章	驚信
第十章	卜女
第十一章	陷都
蝶花劫	

刻

花

蝶

蝶 花 刻

二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馳救 速母

平反

尾劫

成眷

自弔

餘音

小哀情
小說

蝶花劫

古越蔣箸超著

第一章 定情

黃黃白白花無恙道是東皇任保障春光總是癡春色不妨遲幾番磨折後秋老春更瘦莫學作風流風月債難酬

這一支菩薩蠻蓋余所以引是篇者東南山水惟吳越最靈胎秀孕奇不少美人名士焉某年春海虞吁公下顧余爲余道故事噴噴不絕口余就而錄之吁公之友高遜紅錢唐人也貨廬隱湖上話別五年矣握手道故樂三宿焉湖上好風景盡得飽吁公眼福而遜紅且淺之吁公不直其所謂遜紅曰子毋躁吾爲子言之有美一人焉東其手而指者再曰比舍潘有女名李花其父名士也伯道苦無兒遲暮方弄瓦慰情聊勝於無珍愛之明珠不啻焉以其誕生於李花生日故名或曰寓李代桃僵之意也兩度青春椿花遽謝母女相依者十餘年只今萱蔻梢頭春華大好矣言間

蝶

花

劫

又指點東家牆外樓笑曰此中有人殆呼之欲出者嘻吹皺一池春水千卿底事相與一笑而止此十年前之舊話也厥後李花消息多半由遜紅之口入於吁公之耳而余所記載者則轉乞之於吁公者也
李花母賢而才歐荻孟杼被李花以義方之教李花胎母性蒂慧根且嗜學如嗜味自幼在書城中坐與文字結因緣有如蠹母嘗指而歎曰脫乃父不死是兒當爲不櫛進士予何能爲誤之矣年十齡母令出就外傅垂髫不束足常作男子裝迷離撲朔誰知鳥之雌雄驟視之翩翩一佳公子也李花之走讀也朝往而暮返每入夜母女坐茜紗窓下燈豆綻紅拈針擘線以女紅爲餘課迨年華二八三寸筆管旣燦江申江江上有徐某者李花母姊也叙倫稱猶父因寄食焉徐某行無賴且故作迂腐如老生者然當是時歐化東漸文明潮流駁駁波及於巾幘黃歇浦頭女學萌動李花承母旨負笈於某氏之門牆沐時雨之化時哉而徐某哂曰女子治內何必

讀書牝鷄司晨不祥哉

徐有子小字馨郎。醉角犁牛。幹父之蠱。徐頗愛之。不加以羈勒。而能不驕於野。敏好學。又喜交游。得一佳士焉。姓張。名夢蝶。未弱冠。便以文名。容貌昳麗。如玉樹節。雪與馨郎訂金蘭。交時相過從焉。

馨郎與李花爲表兄妹。行恒以文字相商榷。夢蝶來。則李花驚而逸。有時背影嘗見心竊竊。好之。欲詰之。馨郎彼美者何人也。則又羞澀。不敢出諸口。蓋非一朝一之故矣。李花雖自莊然隔鏡。才郎無端來去。寸心已淳。亦無非含蕊。而不敢一吐爾。一日者。榴火已消。荷風不散。納涼時候。消夏文章。夢蝶來招馨郎作徒步郊外。隨見案頭有素絹一方。展而覽之中。挑士女一幅。旁繫以四絕其詩曰。

羅衣舞罷換新涼。何處飛來斷續香。
斜倚雕欄父汗手。蓮花笑舞水中央。
淺波飛不到紅塵。天濯青蓮愈顯真。
翠扇羅衫相掩映。此花端的女兒身。
冰簾漾處謝塵埃。菡萏池中疊翠苔。
綠蓋影濃神女降。亭亭好似踏波來。

等閒紅紫寄滄桑。花落花開夢一場。莫待瑤樓鈴索響。再從葉底覓鴛鴦。

刲 花 蝶

錦描月魄繡織雲裳。蓋一幅無雙之士女納涼圖也。夢蝶擊節賞玩歎曰：畫意纏綿詩情綺麗，一種清高淡雅之致自隱現於尺幅之上。鰍生拜倒矣。馨郎曰：此予表妹李花所繡者。夢蝶聞此言，驟露一種不可思議之情狀。意爲如是人兒其命名必在隱娘。蒨桃之上何直率乃爾也。馨郎逆知之曰：「始夢撫李花人投懷而生。且是日爲李花生日，故以名。」夢蝶微點頭。馨郎又曰：「之人也。幼讀詩史長工韻語。梁父不知戒觸處皆吟哦。檢其詩稿殆盈方尺矣。」荳蔻花香閨中待字，始祇此一女。欲得乘龍快婿，故尙未受聘也。夢蝶聞至此意，欲有所言。然囁嚅至再。馨郎料知其隱，乃慷慨曰：「吳剛之斧吾願執之。詩不云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當出丈二紅絲繫此一對璧人。」也。夢蝶再拜謝而去。

翌日馨郎以意達李花。李花微嗤之，且曰：「五陵裘馬寧非沒字之碑。吾不慣受薄倖郎之嘗試也。」夢蝶聞此語，怏怏者累日。然而李花感從中來，實陷於無可奈何之二。

境矣。時則秋颺捲地。金鼓鳴天。大江南北。義旗遍舉。有志之士。輒投筆從戎。欲分一杯黃龍酒。安知巾幘不讓鬚眉。天下興亡。責之匹婦。此海上女子北伐軍之所由組織也。李花聞之。投簪而起。取并州快剪綃斷三千煩惱絲。從女同志後。取道金陵。直抵幽燕。誓不沙場埋玉。不止然而弱不禁風。行多畏露。石頭城裏伏枕。呻吟腥肉。未餐香軀。先瘁所謂。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者。非歟。李花伏居斗室。與病魔爲緣。冷席單床。嘗遍個中滋味。藥爐茶竈尋來。大好生涯。蓋簾捲西風。人比黃花更瘦矣。此情此景。正復無聊。加以兵禍已開。居民紛徙長安。搜遍市不懸壺。李花不得已。乃令逆旅主人向十字軍索醫去。惟期速起沈疴。得遂從軍之願。詎意重添孽障。竟完成眷之緣。此李花初念之所不及者。

逆旅主人既聞命。遣一侍者去。俄而履聲橐橐。有人搴帷入。侍病者報曰。醫士來矣。李花乃微揭羅帳。斜啓星眸。審視所謂醫士者。不見亦已爾。驟見之。直是冤家常聚。頭致李花觸動舊感。心頭突突。不自在。蓋醫士非他人。即馨郎爲予說親之張生也。

蝶

花

划

嘻奇矣。前曾聞馨郎言夢蝶近肄業於醫學校。今幾日耳。何遽負青囊而效力於十字軍也。是殆血性之男子乎。惜予微有嫌其天公之巧弄人而故意牽合我兩人之宿緣乎。一種沈吟之態度。殆侍病者不得猜其萬一也。

夢蝶甫入室。驀然見李花一種驚疑欲却之狀況。若與李花一鼻孔出氣者。自忖曰。伊何人。伊何人。似曾相識者。非馨郎之表妹乎。非刺繡之美女乎。何爲而至此。意者。天作之合。其將令有情人都成眷屬也。一面打量。一面殷懃致問。曰數月不見玉顏。何消瘦乃爾。李花因以病由告之。且曰。軍將成行。勿誤我從戎。願夢蝶答聲。是爲之仔細診視。事畢將去。殷謂之曰。能防攝指。日可瘳也。薄暮有數僕婦來。蓋十字軍中之看護婦。受夢蝶之指令。以來侍奉李花者。李花甚德之。病甫痊。胸際患腫。毒墳起。如盤痛苦。日劇。李花不能忍哀。以告夢蝶。夢蝶復如法療治之。越三日而瘳。自是李花。心目中遂起一鍾。建負我之觀念。除夢蝶而外。再無當意之人矣。

氣序嚴寒。兵戈厭世。讓位下詔。歡舞同聲。北伐軍隊立時遣散。李花病亦愈。乃由寧。

回滬仍依徐某居。旣見馨郎，具以寧事告。馨郎曰：海上組織十字軍，夢蝶廁其中。脅郎心不可恃。今果薄倖否乎？李花曰：事經根錯，方見人心知我罪我。其惟夢蝶乎？越數日，夢蝶亦自金陵歸，卽來訪馨郎，備述其往事。馨郎戲之曰：前事諸矣。以二監作寢修姻緣，無乃變幻乎？言未已，李花自內出，感謝起死恩夢蝶。曰：義務當然，何況素識妹母，惡作是劇也。自是花蝶相逢，兩情默許。花非拒蝶，蝶本戀花。情因刲而愈真，緣爲魔而易合。旣情絲之牢縛，互惜惺惺，縱好事之多磨，無虞恨恨。心與心以相印，樂莫樂於于飛；豔福當頭，幾生修到。然而孽根亦從此伏矣。

光陰如箭，臉盡春回。花不褪紅，柳還堆綠。是日也，風和日煖，草長鶯啼，東陌西阡，如雲。士女間赴撲蝶之會，新製踏青之鞋。李花擇佳日，驅車遊愚園，徘徊草圃，躡躅花欄。荼蘼則笑面迎人，鶲鳥亦嬌音娛客，新出美人之幅，好恢名士之襟。然而細膩風尤，爲誰點綴清新物候？與子翹翔倘有約而不來，必所思之。不見得母辜負良辰，葬

妾於離恨天裏乎。撫時景以懷人，憑雕欄而穿眼。花香爲寂鳥語，亦嘶少焉。停眸審視見一對玉人聯翩而來，相將入園扉。照例納資訖，度小橋迤北李花，一一見之。既聚首，各道其近狀。笑語喧喧，毋相瀆焉。之三人者，魚貫穿花籬，聯袂覽羣芳。陡兒栩栩蝶蝶，逐隊成行，飛舞於紫紅隊裏。馨郎即景生情，啞然而笑曰：「花引蝶耶？」蝶戀花耶？花以蝶而愈香，蝶爲花而不悴。物猶如此，何況人焉？言時雙目隱隱，射李花。李花微慍曰：「癡耶！」喃喃而爲此夢蝶聞之，狂笑幾失聲。手撫薔薇，一爲李花植諸襟。李花亦笑而領之。蓋兩人旣訂約三生而馨郎亦了却撮合之心願矣。斯則女媧之扇，不散精誠。弋人之弓，難摧比翼。一對好鴛鴦君瑞鴛鴦，而後將於他二人卜之。

第二章 惜別

游既遍，就案筵少坐。馨郎提議曰：「良辰美景，樂哉斯游。若無消遣者，殊非韻事也。」園中花木繁茂，不可枚舉。至夥者爲桃李梨三種，各賦一首。可乎？」夢蝶李花同點首。馨郎曰：「然則兩君先認題，予賦其贍者。」李花認桃花，詩曰：

尙無一片墮苔茵。傾國風姿迥出塵。夜月香融金谷酒。曉妝紅笑畫簾人。玉妃舊夢花銷恨。漁父新詞水逐春。休向東風愁薄命。年年長鬪綺羅身。

夢蝶認題時費沉吟。再四意欲題李花。然究嫌唐突恐招美人之嗔也。乃作梨花一首。

仙娥昨夜下珠宮。移得琪花小檻東。綃館風迴春旖旎。玉蘭夢悄月玲瓏。香棲蝶粉珍叢護。雪疊鴛羅淡。藹籠傾國本來宜。素面笑它萬紫與千紅。

馨郎最後得李花賦詩時頗窘。自此汝兩人已成之圈套也。然欲止則又不能只得提筆賦曰。

縞袂亭亭倚曲欄。也堪清咏與盤桓。漫翻舊苑鈿。爭怨曾作貧家玉樹看。

馨郎寫至此句夢蝶李花同聲叫絕。馨郎又停筆謙謝一過方寫下半首。

十里粉雲剛送暖。一林香雪不知寒。尋芳郤記湘湖畔。滿岸銀光印翠瀾。

賦詩告終各人又互相贊讀。一回迨至夕照垂暉暮雲欲活始分道歸去。自是李花。

蝶花

刻

夢蝶情愛倍篤。抉愛河之水。漾情海之波。名士美人。何妨消受乎。然而好景不常。盛筵難再。榴花照火。荷蕊送涼。促歸之信遞傳。休假之期已屆。未灑別淚。先訴愁腸。李花商諸夢蝶。且曰。妾與郎雖有成約。究無堂上命老母愛妾深諒。不故拗妾。此行萬不可省也。君亦當速歸。部署說親事。夢蝶深善之。惟回憶往事。倍增悽惻。一夕不見。猶如三秋。况當地角天涯。怎禁得萬籟瑟瑟乎。一念及此。黯然無語。李花知其意。以軟語慰之。且曰。海可枯石可爛。至情不可滅。奚戀戀作兒女態也。妾非不悲然貪一時之歡。何如圖百年之樂。郎勉之。妾行矣。意既決。復商於馨郎。馨郎曰。可。乃別。夢蝶而歸。嗚嗚一聲。煙雲幾度。鄉關在望。浙水入懷。前復前。兮舟飛迴。復廻兮。情滯不有。錦什奚寫。儂心傾其所感。撮成四絕。嗟乎。李花其果有不忍。恝置者乎。其詞曰。
曾記嬌花軟雨天。折枝爲妾了姻緣。何堪鶯燕當頭喚。細膩風光在眼前。
悲君醫國不成功。救世心腸十字紅。負我肌親鍾建背。藥爐無話謝春風。
鄉書迢遞報慈暉。老母聲聲速子歸。秦晉有盟尙待命。莫將心事悲分飛。

雲樹迷離夢不成。而今人在鏡中行。更無別語叮囑。好事休教付太清。

詩成復手托香腮尋繹至再李花曾多情人也。俄而桑梓迎人蓋已抵儂家門首矣。登岸解裝一垂髫婢踉蹌出且曰女公子歸乎老夫人念女公子切今病矣李花愕然曰予入門正不解寂寂固疑別有事故也遂疾趨而入則見藥爐茶燉縱橫狼藉一副淒冷之況禁不起一陣心酸而李花已撲簌簌淚下矣既近母榻母方凝神假寐李花低喚曰阿娘兒歸矣母病幾日乎手諭來並未及病狀胡未經旬而憔悴乃爾也潘母聞女來歡喜過所望乃曰只三日耳涼燠不常致受感冒今日發鬱熱時或昏眩故病勢較重頃已薄暮炎暑稍解心地亦漸爽兒來良佳不然吾將急電促爾也自是李花日侍母疾煎湯煮藥幾乎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此亦詩書之氣有以澤之宜乎富於孝思也。

梧桐葉落燕去雁來暑氣全消涼風送入潘母之病旣漸漸痊愈然李花則罷疲不堪懶於飲食者累日未幾得醫郎書謂夢蝶亦回故籍向其嚴慈道親事并培夢蝶